五禮通考

吐12
1062
ヲ7

五十七

門口 12
號 1062
卷 57

內庭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三

饗燕禮

蕙田案三代以後封建廢而饗燕之禮亦亡惟天子宴羣臣之禮累代相承不廢猶有鹿鳴天保之遺意焉漢魏有元正朝會晉有冬至小會唐以後乃有聖節朝會皆於稱賀之後備設筵宴謂之大宴其立春上元寒食上巳四月八日重午七夕中秋重九諸節亦有賜宴而或宴或否代各不同其天子特宴宰輔侍從諸臣無常期謂之曲宴至如國有大

慶及大禮告成宮室落成之類亦多設宴雖未必盡合於古禮而可以通上下之情示慈惠之意亦太平盛事也至於宴蕃國主及使臣則入賓禮凱旋勞軍閱武饗射則入軍禮巡幸宴犒外官見辭幸勲戚第之類皆不常有且非宴饗之正故不及云

漢書高帝本紀四年十一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留四日

蕙田案此巡幸設宴之始後代天子巡幸宴勞從官及所過郡縣吏人史冊所載甚多別見巡狩門此特志其緣起

五年夏五月帝置酒雒陽南宮　六年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譴失禮者

邱氏濬曰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於是日行歲首大宴之始亦宮室落成設宴

蕙田案此歲首大宴之始亦宮室落成設宴之始

史記高祖本紀九年朱建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蕙田案此於大宴捧觴爲太上皇壽

漢書高祖本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甀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乃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

蕙田案此幸故里設宴之始

三輔黃圖武帝建柏梁臺羣臣能賦七字者賜上座

蕙田案此曲宴詞臣之始

王尊傳成帝即位尊劾奏丞相匡衡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有詔弗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續漢書禮儀志季冬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遣勸以農桑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通鑑綱目安帝永初三年十二月詔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

後漢書桓帝本紀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

冊府元龜先主初入蜀於涪大會置酒作樂

右兩漢宴饗

南齊書禮志魏武都鄴正會用漢儀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壇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

魏氏春秋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

晉書禮志武帝更定元會儀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　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

蕙田案元會儀及樂章詳見朝賀門

明帝本紀太寧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停享宴之禮懸而不樂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享宴之禮懸而不樂

宋書明帝本紀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會

南齊書高帝本紀建元元年秋九月戊申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下賦詩

武帝本紀永明二年八月丙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四年閏正月甲寅以藉田禮畢車

駕幸閱武堂勞酒小會　五年三月戊子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颺館登高宴羣臣辛卯車駕幸商颺館

蕙田案上巳九日宴羣臣始此

梁書武帝本紀大同十年春三月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

太清元年五月丁酉車駕幸德陽堂宴羣臣設絲竹樂

陳書武帝本紀永定二年冬十二月丙寅高祖於太極殿東堂宴羣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

宣帝本紀太建四年冬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甲辰輿駕幸樂游苑採甘露宴羣臣　七年閏九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

魏書明元帝本紀永興四年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五年十一月大享於西宮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享於西宮

泰常七年二月丙戌車駕還宮大享於西宮

太武帝本紀始光二年九月永安安樂二殿成丁卯大享以落之

文成帝本紀九月辛亥太華殿成丙寅享羣臣

孝文帝本紀太和九年正月癸未大享羣臣於太華殿班賜皇誥　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享萬國十六年正月戊午朔享羣臣於太華殿十月庚戌太極殿成大享羣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享百寮於太極殿　十八年夏五月乙亥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

蕙田案重午七夕之宴未詳始於何時

宣武帝本紀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羣臣於太極前殿

出帝本紀太昌二年正月庚寅朔朝享羣臣於太極殿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並命賦詩

北周書明帝本紀武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武帝本紀天和元年春正月辛巳路寢成幸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　三年春三月丁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

建德六年夏四月庚戌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路寢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三年三月庚申宴百寮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有事於南郊壬子宴百寮頒賜各有差

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大享百寮

右魏晉至隋宴饗

唐開元禮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并會儀（俱見朝賀門）

節受羣臣朝賀并會儀　皇帝于秋

冊府元龜武德元年五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八月庚子設宴三品以上賜雜綵各有差　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各有差極歡而罷　三年七月戊辰宴羣臣八月庚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賜布帛各有差　四年五月癸亥宴五品以上奏九部樂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壬子幸昆明池宴從官賜帛各有差三月己酉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六年春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夏四月己未舊宅改爲通義宮於是置酒高會賜從官帛各有差

冊府元龜武德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以上於昭德殿賜帛各有差九月丙子宴五品以上於內苑舉酒以屬羣臣極歡而罷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羣臣賜物各有差

七年四月癸卯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八年三月丁酉宴羣臣於元武門陳倡優爛熳之伎四月丁未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五月乙巳宴五品以上及外戚於內殿賦詩賜綵極歡而罷 九年五月乙卯宴羣臣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甲戌宴羣臣於顯德殿前賜帛各有差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元年宴羣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

冊府元龜貞觀二年五月丙辰以夏麥大稔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九月壬子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賜天下大酺三日慶有年也十一月甲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三年正月甲子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獅子於庭賜帛有差 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以上於中華殿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賜物各有差七月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親舉酒以屬羣臣羣臣奉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甲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獅子賜從官帛各有差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於渭水之濱賦詩十韻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車駕臨幸

每特感慶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以御製詩等於樂府被之管絃名爲功成慶善樂之曲令兒童八佾皆進德冠紫褌褶爲九功之舞冬至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皆奏於庭

冊府元龜六年正月甲戌宴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賜物各有差二月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賜帛各有差閏八月己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樓帝甚懽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　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於元武門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三月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龍舟汎於積翠池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庚子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　十四年正月己酉宴羣臣於元武門奏倡優百戲之樂賜物各有差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龍亥以輿駕還宮宴百寮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　十八年二月辛酉詔三品以上賜宴於元武門帝既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遂觸類增長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啟請是日帝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得者咸稱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五月甲戌詔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賜宴各賜羸皮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元年春正月壬寅御太極殿受朝而不會

酒極歡賜以錦綵各有差甲寅京城百姓以歲旱帝避正寢撤膳遂降甘雨相率宴樂兼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之 五年四月癸巳宴文武羣官及麟遊縣老人於元武門賜物各有差

顯慶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羣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丙子帝自萬年宮還便幸舊宅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舊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春正月癸酉宴羣臣陳九部樂賜物有差日昳而罷

冊府元龜咸亨三年六月甲寅御冷泉亭子召許敬宗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

舊唐書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寮具新服上宴之於麟德殿

儀鳳三年秋七月丁巳宴近臣諸親於咸亨殿

調露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諸王諸司三品以上諸州都督刺史於雒城南門樓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

中宗本紀景龍三年春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嶔園亭宴侍臣學士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學士

四年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臣柳棬以辟惡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爲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樂

元宗本紀先天二年九月己卯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及諸

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

冊府元龜開元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羣臣十五年十一月庚子御含元殿宴羣臣　十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羣臣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七年秋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僚於花萼樓

蕙田案此聖節設宴之始自後開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天寶十四載俱以降誕日宴羣臣或在花萼樓或在廣達樓或在勤政樓至乾元元年於金明樓宴百官則在內禪之後

冊府元龜二十三年七月戊寅以藉田禮畢大置酒於應天門以會百官　二十五年正月己丑以望日命有

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

蕙田案正月望日宴羣臣始見於此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以望日御勤政樓讌羣臣連夜燒燈會大雪而罷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爲之

天寶四載春三月甲申宴羣臣於勤政樓

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二月勅今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以上郎官御史節度採訪使等並於花萼樓下宴　五載正月勅今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文官四品以上正員並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節度使並於花萼樓下參宴不須入朝

舊唐書元宗本紀十三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

宴羣臣極歡而罷壬戌御勤政樓大酺　十四載春三月丙寅宴羣臣於勤政樓奏九部樂上賦詩效栢梁體冊府元龜乾元二年九月丙寅帝降誕日宴百官於宣政殿前賜絹三千匹

寶應元年八月丁巳宴宰臣及師保常侍給舍中丞六尚書左右丞侍郎諸司長官等於延英殿賜物有差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兩省五品以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及諸司長官於延英殿

大歷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於內殿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於內殿賜物有差　八年閏十一月癸亥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

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於內殿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諸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及勳舊大臣於內殿賜物有差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　十三年正月甲戌帝御三殿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等賜物有差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以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及節度觀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勳臣兄弟等並赴會凡三日連宴錫賚極於豐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并文武百寮賜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以來勳臣子弟及藩邸舊臣子弟賜物有差順時令廣恩也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四年春正月甲寅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内出舞馬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九月丙午詔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庶務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爲樂每節宰相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軍每廂共賜錢五百貫文金吾英武威遠諸衛將軍共賜錢一百貫文客省奏事共賜錢一百貫文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式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紓爲上等鮑防于邵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惟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六年春二月戊辰朔百寮會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羣臣賜宴七韻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上賦上巳詩一篇賜之

蕙田案德宗移正月晦日宴於二月朔改名中和節

冊府元龜貞元八年正月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部率以下可賜錢百千八月詔九日宴會宜罷舊唐書德宗本紀九年春二月庚戌朔先是宰相以三節次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錢分給各令諸司選勝宴會從之是日中和節宰相宴於曲江亭諸司隨便自是分宴焉秋九月己卯罷九日宴以太師晟喪也

十年秋九月戊子賜百寮九日宴上賦詩賜之

冊府元龜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陽宴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

舊唐書德宗本紀十一年春三月辛未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亭賦詩六韻賜之

冊府元龜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節帝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勳戚子弟會毬兼賜宰臣讌饌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於下幸臣各賜錦綵百疋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直省各有差

蕙田案寒食節賜宴始此

舊唐書德宗本紀十三年春二月丁巳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亭秋九月辛卯九日宴宰臣百官於曲江亭上賦詩以賜之　十四年春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初奏破陣樂徧奏九部樂及宮中歌舞

妓十數人列於庭先是上制中和樂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罷比詔二月一日中和節宴以雨雪改用此日上又賦仲春麟德殿宴羣臣詩八韻頒賜羣臣有差

冊府元龜十四年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會改俟他日九月重陽節以襄陽節度樊澤卒廢朝其百官宴享宜改取十一日

舊唐書德宗本紀十五年春二月罷中和節宴會年凶故也癸卯罷三月羣臣宴賞歲饑也

冊府元龜十五年九月詔罷今年重陽日宴會是日吳少誠逆徒圍許州　十六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節宴會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會九月壬寅駙馬都尉郭曖卒罷九日宴會

舊唐書德宗本紀十七年春二月癸巳朔賜羣臣宴於

曲江亭上賦中和節賜宴曲江詩六韻賜之三月乙丑賜羣臣宴於曲江亭秋九月戊辰賜羣臣宴於曲江亭上賦九日賜宴曲江詩六韻賜之　十八年春二月戊子朔賜羣臣宴於馬璘之山池三月乙丑賜羣臣宴於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　十九年春二月壬午朔賜宴於馬璘之山池

蕙田案時馬璘宅已沒入官爲奉誠園故賜羣臣宴於此

冊府元龜十九年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於馬璘池亭

舊唐書德宗本紀二十年春二月丙午朔罷中和節宴歲儉也九月庚辰賜羣臣宴於馬璘山池

憲宗本紀元和二年春正月丁巳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宴仍舊賜之二月丁丑寒食節宴羣臣於麟德殿賜物有差

冊府元龜元和二年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百寮合宴於曲江亭

舊唐書憲宗本紀七年三月辛酉以惠昭太子葬罷曲江上巳宴

冊府元龜七年九月甲子重陽節賜百官宴於曲江八年九月戊午賜羣臣宴於曲江　九年九月壬午重陽節賜百官宴於曲江　十一年七月丙寅權停重陽日公卿宴宜權停　十二年八月癸未勅今年重陽日公卿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宰臣及太子三少六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中書門下省五

品以上官翰林學士京兆尹度支鹽鐵使左右金吾將
軍威遠皇城六軍及諸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諸道朝覲
節度使公主郡主等觀擊鞠角觝之戲大合樂極歡而
罷以錦綵銀器頒賜有差丙子又召宰相師保中丞京
尹度支鹽鐵使並入內觀諸親及軍使會鞠　十四年
三月乙酉宴文武百寮於麟德殿丙戌又宴宰輔及大
臣翰林學士於禁中

舊唐書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九月戊申以重陽節曲
宴郭釗兄弟貴戚主壻等於宣和殿

長慶元年二月辛卯寒食節宴羣臣於麟德殿頒賜有
差　三年三月丁巳朔宰臣百寮賜宴於曲江亭九月
賜宰臣百寮重九宴於曲江亭

冊府元龜長慶三年尚韋綬為太子侍讀綬之在書府
遇重陽日百官有曲江之宴特請與集賢學士等別為
一會從之

舊唐書敬宗本紀寶歷元年春三月宴羣臣於三殿
二年春二月丁巳寒食節宴羣臣自戊午至庚申
方止三月甲戌賜宰臣百寮上巳宴於曲江亭
文宗本紀太和六年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廢元會二月
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　八年三月甲寅上
巳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九年冬十月壬午賜羣臣宴
於曲江亭

冊府元龜開成元年二月京兆尹歸融因對奏上巳日
曲江宴緣初遇雨公主出降物力不辦請改日帝曰去
年重陽改就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今上巳日改
取十三日可乎融受命而退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三月丙寅罷曲江宴八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十月庚子慶成節賜羣臣宴於曲江　三年十月甲子慶成節命中人以酒醑仙韶樂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傅諸公等畢會三月乙酉賜羣臣上巳宴於曲江冬十月戊午慶成節賜羣臣宴於曲江亭

武宗本紀會昌二年五月敕慶成節百官率醵外別賜錢三百貫以備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帳用追集坊市樂人

蕙田案唐時宴饗羣臣見於舊唐書及冊府元龜者多矣元旦冬至朝會大宴也正月望日及晦日德宗改於二月朔名中和節上巳寒食重陽及誕聖節俱有賜宴節宴也若無事而宴宰臣及三品四品五品以上不爲定期即宋之曲宴也開元禮及唐書禮樂志惟有元至及千秋節饗會儀注其餘皆無之今摭採舊書及冊府元龜所載以存一代之制至於外臣朝辭及勳臣特宴概不及焉

右唐宴饗

冊府元龜後唐同光元年八月癸卯以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宴大臣賜分物有差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已亥宴於崇元殿十二月丁亥宴羣臣於嘉慶殿　二年四月庚辰宴武臣於嘉慶殿九月癸卯宴大臣於長春殿丁未又宴羣臣於嘉慶殿十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丁亥宴羣臣於長春殿壬辰

嘉慶殿宴近臣十一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戊子宴羣臣於嘉慶殿壬辰宴近臣於嘉慶殿　三年閏十二月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聽樂　四年二月戊子朔宴武臣於嘉慶殿　二年天成元年五月甲戌宴文武百寮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癸未宴武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乙酉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錢絹請宴四月戊子宰相會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八月戊戌宴宰相學士及勳臣於長春殿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長春殿各有頒賜甲子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乙丑宴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內諸司使等於長春殿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學士諸將校等於玉華殿丁酉宴羣臣於玉華殿乙巳宴於元德殿　三年二月辛巳

宴從臣於玉華殿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三月戊申宴百寮於玉華殿丁卯宴從臣於南莊八月戊戌宴侍臣於玉華殿九月乙丑帝在汴宴百辟於玉華殿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學士及東都留守孔循於麟趾殿　四年三月乙酉宴宰相在京節度使於中興殿辛卯宴百辟於長春殿丙申幸會節園召從臣赴宴四月丙午宴於中興殿八月戊戌宴勳臣於廣壽殿丁巳宴大臣於長春殿九月乙酉宴羣臣於長春殿十一月戊辰宴勳臣於廣壽殿

長興元年二月乙未宴羣臣於長春殿酬郊祀行事也二月丁卯幸會節園宴宰相及諸道入覲節度使賜物有差四月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六月宴羣臣於長春殿九月壬申宴百官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

已亥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宰臣親王內臣及在京侯伯五月癸酉宴羣臣於長春殿九月丁酉宴百寮於長春殿十二月己巳宴近臣於長春殿　三年二月戊午宴羣臣於長春殿四月宴羣臣於長春殿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奏畢賜名長興殿　四年三月辛卯宴百寮於長春殿十一月癸未宴近臣及諸軍將校於中興殿

清泰元年五月甲寅宴羣臣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丙午宴羣臣於長春殿宰臣樞密使前任節度使六統軍進捧觴獻壽日夕而罷辛酉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疋請開宴

五代史晉本紀天福六年二月戊申停買宴錢

惠田案宴饗之禮以示慈惠五季之臣爭進錢以求開宴非禮甚矣晉祖罷之是也

冊府元龜後晉天福六年五月甲戌宴羣臣於永福殿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於永福殿八月戊申宴文武百官於武德殿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於武德殿諸道進奉使來朝者亦與焉十月壬寅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於畫堂十一月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於文思殿諸道進奉使亦與焉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開宴乙未御文思殿開宴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羣臣前任見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閏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

都指揮使四月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
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於崇德殿
後漢乾祐三年三月丙午嘉慶節羣臣入相國寺齋賜
教坊樂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以下以皇帝初舉樂獻
銀縑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買宴戊午宴羣臣於永福殿
入覲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戲日宴而罷
後周廣順元年三月壬午宴羣臣於廣政殿四月戊申
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未時還宮五月壬午幸城南園
賜從官酒食八月乙未幸班荊館賜從官酒食丙午宴
羣臣於永福殿始舉樂十月壬辰幸城南園賜從官王
饒王彥超等酒食午後還宮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園
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
時還宮　二年正月甲子宴宰相勳臣於廣政殿三月

庚申幸城南園召宰相近臣諸統軍射已卯宴羣臣於
永福殿八月丙申宴羣臣於永福殿九月甲寅朔宴宰
臣前任藩侯郡守諸軍將校於廣政殿十月丙戌幸南
園賜從官酒食庚子幸樞密院召近臣賜酒食十二月
己亥宴於廣政殿　三年正月壬子朔賀畢御永福
殿百寮稱觴獻壽舉教坊樂辛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
食閏正月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
於廣政殿戊戌宴宰臣見任前任藩臣諸軍將校於廣
政殿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二月壬午宴宰臣前
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
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戊申幸
城南園賜從官酒食四月乙丑幸城南園賜酒食五月
甲申宴宰相於廣政殿乙丑宴在京文武將相於廣政

殿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七月丙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八月甲寅宴文武將相於廣政殿丙寅宴羣臣於永福殿十月丙辰幸城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

顯德元年七月甲戌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八月癸丑宴文武百官於永福殿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二年八月甲寅內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以下數爵而止九月甲子宴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於萬歲殿　三年十一月辛卯宴於廣政殿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今後凡遇入閤日宜賜廊食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廣政殿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焉命中黃門閱視酒饌無不精腆九月庚戌宴百寮於廣德殿是月壬辰帝謂侍臣曰向來御厨造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羣臣食物並須類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別閏七月庚申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於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復以是歲秋成又念內臣之勞故有是命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寮及諸道進奉使於廣德殿丙申宴於廣政殿十二月乙酉宴於廣政殿　六年正月壬子宴於廣政殿二月庚申宴於廣政殿三月甲子宴於廣政殿壬申復宴於廣政殿五月乙酉還京賜百官及諸道進奉使宴於迎春苑

右五代宴饗

宋史禮志燕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慈惠也宋制嘗以

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
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札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
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
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番進貢
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帟
垂香毬設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牀酒器於
殿東北楹間羣臣醆斝於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
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
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
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待制
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
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
坐於朶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

諸道進奉將軍以上分於兩廡宰臣使相坐以繡墩（曲宴
行幸用杭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
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朶殿而下皆緋綠錽條席殿上
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
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
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
官奉酒或傳旨命醻即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
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舞蹈拜謝
而退

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
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
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並設秋宴於
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

蕙田案志所載太祖朝秋宴有六本紀俱不書紀稱開寶二年七月甲子大宴則又志所未及也

太祖本紀開寶二年七月甲子大宴賜宰相樞密院翰林學士節度觀察使襲衣金帶　四年五月乙未朔御明德門受劉鋹俘釋之大宴於大明殿鋹預焉　九年夏四月庚子有事圜丘壬寅大宴賜親王近臣列校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有差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樂

禮志太平興國之後止設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

蕙田案本紀淳化元年改大明殿爲含光殿大明與含光其實一殿也

太宗本紀淳化元年九月大宴崇政殿

禮志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享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爲盛焉伏見近年內殿賜宴羣臣當坐於采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嘩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龍武夫大烹之餘故爲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

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
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
飫賜得齒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
其不恪又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
殽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
真宗本紀咸平二年八月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樂十
一月庚寅大宴含光殿
禮志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
宴　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諫正言二院使
御史並坐於殿廊望自今移升殿自餘依舊十二月
詔凡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
梁灝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須下閤
門遵守從之

景德二年九月詔曰朝會陳儀衣冠就列將以訓上下
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紀律況屢頒於條令宜自顧於
典刑稍歷歲時漸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寮自今宴
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諠譁違者殿
上委大夫中丞糾察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
巡使察視彈奏內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
者委閤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
提轄但虧失禮容即送所司勘斷訖奏仍令閤門宣徽
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真宗本紀景德二年十一月庚申大宴含光殿　三年
秋七月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樂　四年八月丁未中
書門下言莊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請舉樂不允壬子
中書門下再表請秋宴聽樂又不允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丁丑帝至自泰山乙酉大宴含光殿

禮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內宴臣寮軍員并祗候使臣等並以前後儀制曉諭務令遵稟違者容具名聞其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護送歸營又詔臣僚有託故請駕不赴宴者御史臺糾奏

真宗本紀四年二月大宴羣臣於穆清殿三月丙戌大宴大明殿四月丙辰大宴含光殿

蕙田案改大明殿為含光在太宗朝此復云大明殿疑誤

九年八月戊子以旱罷秋宴

天禧元年九月戊申以蝗罷秋宴

禮志天禧四年直集賢院祖士衡言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衣後再坐則羣臣班於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

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伏見大宴宗室先退允為得禮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皆預再坐欲望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姪同赴再坐時卑者先退

慶歷七年御史言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舉

仁宗本紀慶歷八年八月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嘉祐七年春三月甲子以旱罷大宴

禮志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言準詔裁定集英殿宴入殿

人數中書二十二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軍節度使兼侍中曹侑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祗候庫二十人内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内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一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内物料庫九人法酒庫一十六人内内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一十一人灑掃親從官人員已下一百人兩廊戲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一十人快行親從官一十一人支散兩省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受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閤門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歲十一

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七年九月詔自今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並於殿門外幕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之廡下喧嘩爲甚權發遣宣徽院吳充奏其事故有是命

神宗本紀元豐二年九月丁亥大宴集英殿

禮志元豐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廷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稱謝久之王乃退時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

蕙田案元豐紀元止於八年此云九年者蓋誤

九月之誤

八年詔罷獨看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

看修國史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陛下覽先帝史
冊甫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故請罷之

蕙田案獨看之禮本不經見況在諒闇之中
乎淳夫請罷之極是

元祐三年二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魏王出殯翰林
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是後以時雨未足集英
殿試舉人尚書省火禁中祈禳邠國公主未葬皆罷宴
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酒饌於閤門朝堂升殿
官雖假故不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親王中書樞
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
宮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者亦同

哲宗本紀元祐四年三月丁亥以不雨罷春宴
紹聖三年三月壬辰以禁中屢火罷春宴　四年九月
壬子以星變罷秋宴
元符元年九月丁未以霖雨罷秋宴　二年九月壬戌
雨罷秋宴

禮志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儀其日預
宴文武百寮詣殿庭東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雲殿閤
門內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
以下通班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通喚閤門官升殿攝
左右軍巡使鞭笏起居訖繫鞾執杖侍立餘非應奉官
分出次鐘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起居次舍人通喚訖分
引羣官橫行北向東上閤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俛
伏跪致辭訖俛伏興復位羣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
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立呆殿兩廡官立
於席後有遼使則舍人引大遼舍利西入大起居贊各

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入四拜起居謝坐並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酹人謝升殿再拜內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次贊天武門外祗候東上閤門官詰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東上閤門官接引詰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酹授班首少監啟酹以酒注之班首奉詰御前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盞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東上閤門官接引詰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盞奉詰御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酹退虛跪興授酹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贊各賜

酒羣臣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羣官搢笏授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並殿中監少監進）羣臣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各就坐復行羣臣酒飲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設羣臣食樂作賜祗應臣僚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並典御進酒）樂工致語羣臣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作皇帝五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東上閤門奏再坐時刻俟放隊訖內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羣臣退賜花再坐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閤門催班羣臣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又再拜就坐內侍進御茶床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再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舉酒

皆如上儀若宣示酸即隨所向閣門官以下揖稱宣示酸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拜訖分班出閣門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　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餘酒封進入內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飲福酒各一酸羣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謝訖復坐飲並如春秋大宴之儀

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陳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閣門修立集英殿大宴儀注

蕙田案南渡以後大宴之禮久廢至是歲五月天申節大宴集英殿始修東京故事

乾道八年十二月詔今後前宰相到闕如遇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並依官品又行門禁衛諸色祇應人依紹興例並賜絹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則亦簡矣

蕙田案南渡無春秋二宴寧宗開禧二年以用兵罷瑞慶節宴理宗瑞平三年以星變罷天基節宴度宗咸淳九年以襄陽陷罷乾會節宴則聖節之宴亦有不舉者矣

又案以上宋大宴

宋史禮志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於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秘閣皆預

太祖建隆元年七月親征澤潞宴從臣於河陽行宮又
宴韓令坤已下於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馬以賞
澤潞之功也
乾德三年七月六日詔皇弟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泛舟後苑新池張樂宴飲極歡而罷是
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
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
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
樂宜令侍從司臣各賦詩
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
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
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
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華殿詔宰臣及近
臣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
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
真宗咸平二年二月晦賞花於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
魚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殿盡歡而止自是遂爲定制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
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畫
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宴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
以上契丹使於崇德殿不舉樂以明德太后喪制故也
時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齎本國異味就尚
書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　六年七月二十
九日詔輔臣觀粟於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閣御書及
嘉禾圖賜飲是日皇子從游　四年七月十一日詔近
臣及寇準馮拯觀內苑穀遂宴於玉宸殿十月二十九

日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

蕙田案景德改元止於四年志稱六年者大中祥符之六年也其後又稱四年者天禧之四年也真宗以天禧二年始冊皇太子此稱皇太子必在天禧以後矣本紀天禧四年十月丙午召皇子宗室近臣玉宸殿觀稻賜宴即其事也此皆史文之脫誤

仁宗天聖三年上元節乃朝謁景靈上清宮啟聖院相國寺還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詔命婦臨觀及春秋大宴歲爲常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官或射不爲常

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歲爲之

嘉祐七年十二月特召兩府近臣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臣僚至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及寶文閣爲飛白分賜下逮館閣官製觀書詩賜韓琦以下和進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刋石於閣數日再會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羣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巵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霑醉至暮而罷

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賜宴而有託辭不至者甚非恭上之節也請自今宴設羣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

得託辭仍令御史臺察舉　二年八月實錄書成皆宴
垂拱殿十月修定閣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
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
閣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官
制似未齊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
之

蕙田案書成賜宴始此

神宗本紀元豐五年秋七月丁未垂拱殿宴修史官十
一月庚寅紫宸殿宴侍祠官
禮志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錄畢曲宴宰
臣執政文臣試侍郎執政武臣觀察使以上并修國史
官赴坐
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於紫宸殿宰臣以下文武
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
指揮使以上預坐
大觀三年議禮局上垂拱殿曲宴儀皇帝視事畢東上
閤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
殿後閤諸司排設備東上閤門附內侍奏班齊皇帝出
閤升坐鳴鞭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
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橫行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福
舍人贊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
立次敎坊使以下常起居次看醆人謝升殿次內侍進
御茶床殿侍酹酒訖閤門詣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
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班首奉酒
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
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

皆作樂（後準此）尚食興奉御進食太官令設羣官食酒五行
浩宣示醆即隨所向閤門揖稱宣示醆躬贊就坐若宣
勸即立席後躬飲贊再拜內侍舉茶床舍人引班首以
下降階橫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　上已重陽
賜宴儀其日預宴官以下並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
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位立次中使詣班首之左稍
前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官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
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預宴
官分東西升階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五行
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預宴官詣望
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
止酒四行而退

（蔡京保和殿曲宴記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王俁臣楚王似臣嘉王楷臣涪濮王仲理臣童貫臣馬擴臣蔡攸臣蔡絛臣蔡脩）

宴保和殿

（李邦彥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名宇執親王等曲宴於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與示異恩也）

蕙田案以上宋曲宴

宋史禮志賜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唐嘗一再舉行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可賜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音樂雜發觀者溢道縱士庶遊觀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耆老列坐樓下賜之酒食明

日賜羣臣宴於尚書省仍作詩以賜明日又宴羣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

景德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鳳樓觀酺宗室近臣侍坐樓前露臺奏教坊樂後二日上復御樓賜宗室文武百官宴於都亭驛賜諸班諸軍將校羊酒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詔應致仕官並令赴都亭驛酺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又詔朝臣已辭未見並聽赴會凡賜酺命内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樓前露臺上設教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者二分載釣直開封復爲棚車二十四每十二乘爲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縈以綵紈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衢編木爲欄處之徙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綵幄樓版爲飾上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

旨問安否賜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四挾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驟並徙復日再焉東距望春門西連閶闔門百戲競作歌吹騰沸宗室親王近列牧伯洎舊臣宗室官爲設綵棚於左右廊廡士庶縱觀車騎填溢歡呼震動第二日宴羣臣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内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内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外苑上多作詩賜令屬和及別爲勸酒詩禁軍將校日會於殿前馬步軍之廨

蕙田案以上宋賜酺之宴

又案秦漢以下賜大酺者俾吏民會聚飲酒

非朝廷宴饗之禮也宋始於御樓觀酺之日賜宗室臣工宴以樂之一時民物蕃庶及上下同樂之意皆可想見

觀承案賜酺雖不見於經然周禮地官族師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豈非即酺飲之禮乎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据此則祭酺即賜酺之始無疑故秦漢以來都行之但相沿而轉失其實或不必祭酺而直賜之大酺五日耳是則經證顯然宋志謂始於秦者特考之未詳耳

禮志游觀天子歲時游豫則上元幸集禧觀相國寺御宣德門觀燈首夏幸金明池觀水嬉瓊林苑宴射大祀禮成則幸太一宮集禧觀相國寺恭謝或詣諸寺觀焚香或至近郊閱武觀稼其事蓋不一焉

三元觀燈本起於方外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內正門結綵爲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起山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徧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蕙田案以上宋游觀及觀燈之宴紀志所載

事迹甚繁以非宴饗之正故畧而不叙

右宋宴饗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宴羣臣及諸國使觀俳優角觝戲五月癸酉謁二儀殿宴羣臣會同三年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羣臣及諸國使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諸使觀之

穆宗本紀應歷十四年冬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　十六年秋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至壬子乃罷　十七年夏五月壬午罷重五宴　十八年正月乙酉朔宴於宮中不受賀已亥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夕

景宗本紀乾亨四年三月乙未清明與諸王大臣較射宴飲

聖宗本紀統和三年閏九月庚辰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羣臣菊花酒　五年春三月辛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編賜近臣歡飲累日

道宗本紀清寧元年十二月應聖節上太皇太后壽宴羣臣命婦　四年十一月癸酉行再生及柴冊禮宴羣臣於八方陂

蕙田案遼時正旦冬至生辰清明重五重九皆有宴又仿宋制有賞花釣魚宴又有頭魚頭鵝宴及再生柴冊禮成宴則國俗所有也

金史禮志曲宴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僚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各上殿祇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僚右出次引宋使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

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左右廊立果牀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並再拜接盞畢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并從人立口號絶坐宴并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歌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牀出皇帝起入閤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從人隨出戴花畢先引從人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牀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牀出至丹墀謝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蕙田案元旦聖誕上壽儀已見朝賀門不重載

熙宗本紀皇統元年二月己未上宴羣臣於瑤池殿

海陵本紀貞元三年十一月丙辰燕百官於太和殿

世宗本紀大定二年正月辛未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

命婦賜賚有差　三年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上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爲常　二十八年三月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奉觴上壽上歡甚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秋七月丙戌以天壽節宴樞光殿承安元年七月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敕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禮志承安三年正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宋國花宴殿

上不設餚饌至其歌時乃備於廊下今花宴上賜食甚爲拘束若依彼例可乎且向者人使見辭殿上亦常有酒禮今已移在館宴矣有司奏曰曲宴之禮舊矣彼方酒一行食一上必相須成禮而國朝之例酒既罷而食始進至於花宴日宋使至客省幕次有酒禮而我使至其幕則有食而無酒各因其舊不必相同古者宴禮設食以示慈惠今遽更之恐遠人有疑失朝廷寵待臣子之意乃命止如舊

章宗本紀四年七月敕宣徽院官天壽節凡致仕宰執悉召與宴

衛紹王本紀崇慶元年八月萬秋節以兵事不設宴

宣宗本紀貞祐三年正月曲宴羣臣宋使定文武五品以上侍坐員遂爲常制

元史禮樂志元之有國羣臣朔漠朝會宴饗之禮多從本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爲多

〔輟耕錄〕天子凡宴享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未考其儀

右遼金元宴饗

明史禮志明制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洪武元年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三品以上陞殿餘列於丹墀遂定正旦

冬至聖節宴謹身殿禮二十六年重定大宴禮陳於奉
天殿永樂元年以郊祀禮成大宴十九年以北京郊社
宗廟及宮殿成大宴宣德正統間朝官不與者給賜節
錢

明會典大宴儀洪武二十六年定是日尚寶司設御座
於奉天殿錦衣衛設黃麾於殿外之東西金吾等衛設
護衛官二十四員於殿東西教坊司設九奏樂歌於殿
內設大樂於殿外立三舞雜隊於殿下光祿寺官設酒
亭於御座下之東西膳亭於御座下之東西向設羣臣四
品以上位於殿內之東西設羣臣酒尊食桌於殿外設
五品以下位桌於東西兩廊司壺尚食各供乃事引禮
引羣臣殿外東西相向立儀禮司跪奏請陞座駕興大
樂作陞座鳴鞭樂止鳴贊引文武官四品以上由東西
門入殿中橫班北向立五品以下官立於殿外丹墀北
向立樂作贊四拜樂止光祿寺官進御筵大樂作捧案
至御前樂止進花樂作進訖樂止光祿寺官開爵注酒
捧詣御前進第一爵酒教坊司跪奏一奏炎精開運之
曲贊內外官皆跪教坊司跪奏進酒飲畢贊衆內外官
俯伏興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贊各就位序班隨進羣
臣桌散花樂作散訖樂止序班即進羣臣盞第二爵酒
教坊司跪奏二奏皇風之曲樂作光祿寺官斟酒御前
序班隨斟羣臣酒教坊司跪奏進酒候皇帝舉酒羣臣
以次舉飲訖樂止光祿寺官進湯鼓吹響節前導至殿
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羣臣起立光祿寺官進湯御前羣
臣復位序班即供羣臣湯樂止教坊司跪奏進湯樂作
候皇帝舉箸羣臣次舉皇帝進湯訖贊饌成樂止武舞

入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第三爵酒教坊
司跪奏三奏眷皇明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
司跪奏撫安四夷之舞舞畢出第四爵酒教坊司跪奏
四奏天道傳之曲樂作進湯如前儀食畢教坊司跪奏
車書會同之舞舞畢出第五爵酒教坊司跪奏五奏振
皇綱之曲進酒如前儀飲畢教坊司跪奏百戲承應舞
畢出第六爵酒教坊司跪奏六奏金陵之曲進酒進湯
如前儀教坊司跪奏八蠻獻寶進呈舞畢出第七爵酒
教坊司跪奏七奏長楊之曲進酒如前儀教坊司跪奏
採蓮隊子承應畢出第八爵酒教坊司跪奏八奏芳醴
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食畢教坊司跪奏魚躍於淵承
應畢出第九爵酒教坊司跪奏九奏駕六龍之曲進酒
如前儀飲訖光祿寺官收御前爵序班隨收羣臣盞光
祿寺官進湯進大膳大樂作羣臣起立進訖序班隨供
羣臣飯教坊司跪奏進膳食訖贊膳成樂止光祿寺官
收膳訖教坊司跪奏百花隊舞承應舞畢出鳴贊唱徹
案序班撤羣臣桌訖光祿寺官即撤御案贊宴成羣臣
皆出席北向立序班即撤羣臣坐殿外官皆詣丹墀北
向立贊鞠躬樂作贊四拜興平身樂止羣臣分東西立
儀禮司跪奏禮畢駕興大樂作鳴鞭百官以次出中
宴常宴凡中宴禮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凡常宴同中
宴但百官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
續定大宴儀是日陳設如前儀駕自右順門至奉天門
丹陛大樂作陞座鴻臚寺官贊拜百官四拜興平身樂
止光祿寺官進御筵內官捧案進膳樂作設案畢樂止
內官進花進膳樂作進訖樂止教坊司跪奏一奏上萬

壽之曲侑食樂作內官斟酒捧爵至御案前鴻臚寺贊
跪文武百官皆跪教坊司跪奏進酒鴻臚寺官贊俯伏
興平身樂止贊各就位百官就坐簪花訖教坊司跪奏
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教坊司跪奏二奏仰天恩之曲
樂作內官斟酒捧爵至御案前教坊司奏進酒進酒畢
樂止殿外導湯樂作內官捧湯至殿內迎湯樂作內官撤湯
案前教坊司奏進湯樂作鴻臚寺官贊饌成內官撤湯
樂止教坊司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舞畢奏撫安
四夷之舞舞畢教坊司跪奏三奏感地德之曲樂作進
酒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車書會同之舞舞畢教坊
司跪奏四奏民樂生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殿外
導湯樂作至殿內迎湯樂止內官捧湯至御案前教坊
司奏進湯樂作鴻臚寺官贊饌成內官撤湯樂止教坊

司跪奏表正萬邦之舞舞畢教坊司跪奏五奏感皇恩
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殿外導湯膳樂作至殿內
迎湯膳樂作內官捧湯膳至御案前教坊司奏進膳樂
作鴻臚寺官贊饌成內官撤湯膳并御筵樂止教坊司
跪奏天命有德之舞舞畢奏纓鞭德勝蠻夷隊舞承應
畢教坊司更進致語畢鴻臚寺官贊四拜興平身樂止
鴻臚寺官跪奏禮畢

蕙田案炎精開運九曲洪武十五年所定上
萬壽五曲永樂十八年所定凡宴饗樂章已
見朝賀門不重載

凡大祀天地次日慶成大宴文武百官及四夷使臣土
官人等其位次公侯駙馬伯文武職四品以上及學士
武職都指揮使以上陞殿東西侍坐學士坐於文職四

品官之上翰林院左右春坊經筵官六科都給事中左
右給事中尚寶司卿少卿司丞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
國子監司業翰林院帶俸參議太常寺寺丞鴻臚寺少
卿寺丞順天府治中欽天監監正監副太醫院院使院
判神樂觀提點道錄司知觀等官中左門序坐皇親都
指揮同知僉事達官都指揮同知僉事署都指揮僉事
皇親正副千戶百戶所鎮撫兵馬都指揮外國副使野
人都指揮等官中右門序坐翰林院修撰等官六科給
事中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陪祀郎中員外郎五府經歷
都察院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司務翰林院帶俸官太常
寺典簿博士等官犧牲所千百戶詹事府主簿通事舍
人鴻臚寺署丞主簿序班欽天監五官等官太醫院御
醫達官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千戶副千戶百戶所鎮撫
外國人等丹墀東序立指揮使指揮同知陪祀指揮同
知僉事外國人等丹墀西序坐其遇朝覲各布政使方
面行太僕寺卿運使知府官員陪祀者與宴方面官列
於中左門班次卿運使知府列於東丹墀班次衍聖公
張真人與宴列於二品文官班次其餘真人領宴及以
事故者亦領宴其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僧官喇嘛俱於
大慈恩寺宴內官一員侍宴先期禮部官行各衙門開
與宴官員職名畫位次進呈仍懸長安門示衆宴之日
糾儀御史四人二人立於殿東西二人各於丹墀左右
錦衣衛鴻臚寺禮科亦各委官糾舉

凡正旦冬至萬壽聖節洪武永樂間大宴並如慶成儀
宣德間朝官不預宴給賜節錢鈔錠各處進表官亦令
預宴免宴則通賜節錢宣德以後遇節令文武官及外

夷人員并國師以下除有宴外其餘官吏人等俱照例
減支節錢官并監生鈔一錠儒士知印吏典僧道樂工
二貫若奉旨免宴減與節錢大小官員各鈔一錠遂爲
定例

徐氏乾學曰案明代凡遇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羣臣宴宮早稼薄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屬自正統後內臣用事者長侍宴上立遂罷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蕙田案以上大宴

明史禮志凡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陽臘八日永
樂間俱於奉天門賜百官宴用樂其後皆宴於午門外
不用樂立春日賜春餅元宵日團子四月八日不落莢
嘉靖中改不落莢為麥餻端午日涼糕糭子重陽日糕臘八日麵俱設午門
外以官品序坐宣德五年冬久未雪十二月大雪帝示
羣臣喜雪詩復賜賞雪宴羣臣進和章帝擇其寓警戒

者錄之而爲之序

春明夢餘錄大宴之外如遇立春日春餅元宵團子
四月初八日用不落莢端午涼糕糭子重陽日糕
糕臘八日麵俱先期奏請至日早朝畢復奏百官隨
一拜三叩頭起宴畢復一拜三叩頭而出嘉靖十四
年四月上諭夏言曰內殿禮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
其賜百官不落莢亦當改已復諭曰禮記月令謂是
月麥先薦寢廟今歲以孟夏之五日薦麥內殿賜
百官麥餅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奏曰不落莢者相沿
釋氏之說於理無據仰見皇上據經析理得先王遺
意著爲令查神宗年光祿寺誌稱四月初八日英華
殿欽安殿用大不落莢三百對紅棗一斤十二兩而
乾清坤寧翊坤等宮每宮大五十對小一百對各小

宮大三十對小五十對多人每不落菱四個皆以糯米粳米黑糖蜜紅棗爲之則世廟所廢神宗時似復行矣惟宴改爲麥餅則在四月初五日於午門前宴百官有上桌中桌二樣閣部單坐宮坊以下各雙坐

蕙田案嘉靖以後改四月八日宴於四月五日明志失載

又案以上節宴

禮志皇太后聖誕正統四年賜宴午門東宮千秋節永樂間賜府部堂上春坊科道近侍錦衣衛及天下進箋官宴於文華殿宣德以後俱宴午門外

明會典凡皇太后壽旦正統四年賜百官宴於午門外皇太后聖旦節皇后令旦節正統間上桌按酒四盤菜四色點心一碟壽麵一椀酒三鍾中合桌同壽麵二椀

蕙田案據會典則皇后令旦亦有宴明史失載

又案以上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生辰賜宴

禮志凡祀圜丘方澤祈穀朝日夕月耕耤經筵日講東宮講讀皆賜飯親蠶賜內外命婦飯纂修校勘書籍開館謄書成皆賜宴閣臣九年考滿賜宴於禮部九卿侍

宴

蕙田案此因事賜宴

凡宴命婦坤寧宮設儀仗女樂皇后常服陞座皇妃太子妃王妃公主亦常服隨出閤入就位大小命婦各立於座位後丞相夫人率諸命婦舉御食案丞相夫人捧壽花二品外命婦各舉食案於皇妃皇太子妃王妃

公主前大小命婦各就座位奉御執事人分進壽花於殿內及東西廡酒七行上食五次酌酒進湯樂作止並如儀

蕙田案此中宮賜宴禮

右明宴饗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四

射禮

蕙田案孔氏穎達曰射禮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此所論皆臨時行禮之射又有平日肄習之射則鄉射是也射以觀德行故古聖人最重其事禮既殘缺其完善可考者獨有儀禮大射儀鄉射禮二篇又戴記射義一篇而已鄭康成注鄉射以爲惟大射

賓射燕射謂之禮射則其餘皆散射也又注
周官云庶民無禮射今取儀禮大射鄉射二
篇爲首尊全經也旁采經傳分大射賓射燕
射鄉射存其畧也終以諸書所論射雜儀及
射器而射禮粗備矣
又案劉向別錄以射入吉禮唐開元禮入軍
禮通典因之射爲六藝之一原所以習禮樂
非專尚威武至於諸經言射兼朝祭饗燕亦
不得專屬吉禮鄭康成注儀禮大射鄉射皆
屬嘉禮宋史亦以大射入嘉禮頗存古意今
從之

儀禮大射儀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於五禮屬嘉禮

敖氏繼公曰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

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此則爲射而燕主於旨禮樂也不曰禮而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 注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 注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注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事不射者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注宰夫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瀸器掃除射宮也

蕙田案以上戒百官

觀承案上文射人戒是前期旬有一日此宰夫戒是前射之三日射人宿是夕宿爲前一日宗伯宿視滌濯是也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

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注）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
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畀者射之以求
以為獲者之德矢貍之伺物每舉足者
馬經射訣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
侯謂之鵠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疏）熊
也干讀為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
侯而謂之大者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
此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偪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
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豻侯為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
云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則豹皮為鞹以麋
飾其側不用熊麋是下天子大夫也豻鄭注周禮云胡大豻侯亦取揖點意大夫
得置家臣故將祭得大射擇士士卑無臣故祭不得射也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
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
十北十凡乏用革（注）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
者所以直已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鵠之言較較直也射
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揖點者考工記
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
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
二寸以豻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凡侯北而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鄉射云之
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此經云西十北十則
西與北皆六丈不得為三分居侯黨之一者以其三侯入堂深故也西亦六丈者

以三侯恐矢揚傷人與一侯亦異也三侯之下總云西十北十則其乏皆西十北
十丈侯之廣狹取度於侯道大侯道九十弓弓取二寸二九十八侯中丈八尺三
分其侯而鵠居一故知鵠六尺也參侯干侯亦以侯道弓數及弓取二寸推之大
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參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干侯中一丈鵠方
三尺三寸少半寸凡言大半寸者二
分寸之一少半寸者三分寸之一

張氏爾岐曰王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為首畿外諸侯
得用三侯熊侯糝侯豻侯以熊侯同於天子故云大侯三侯共道遞近以二十
步為率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鵠大侯近則鵠小大侯之鵠見參侯之上
參侯之鵠見干侯之上干侯下綱則去地一尺二寸此三侯高下之法也註知
三侯之鵠廣狹之數者以侯之廣狹取則於侯道之遠近每弓取二寸九十弓
者十八尺七十弓者十四尺五十弓者十尺每侯之鵠又各取其侯三分之一
故推知之也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
去侯六丈也云凡乏三侯各有乏也

蕙田案此所言侯與司裘職文異註以為彼
乃畿內諸侯此為畿外諸侯敖繼公謂畿內
無諸侯盛世佐謂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
也故春秋有凡伯祭伯當從盛氏參侯康成
以為當作糝敖繼公以為參如無往參之參
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大侯以大於二侯名則

參侯以參於二侯名大侯爲熊侯參侯爲豹
侯歟當從敖氏作如字讀但謂爲豹侯亦無
所據不如盛世佐謂參用豹侯麋侯爲的
又案以上張侯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
陳(注)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鐘有磬爲全鐘大而編而大奏樂以鼓鐘爲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
鼙在其東南鼓(注)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朝鼙也先擊朝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鎛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
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注)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一建鼓在西階
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其爲諸侯則軒縣蕩在建鼓之間(注)蕩竹也謂笙
簫之屬倚於堂(注)紘編磬繩也設簨於磬西倚於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鼗將之

盛氏世佐曰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於燕也樂以人聲爲貴故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上下謂堂上堂下也陳氏云頌磬歌於西是

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於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非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笙管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笙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云笙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也詩云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爲主矣

蕙田案以上樂縣

厥明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罍在南有豐
幕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元尊酒在北
(注)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冪覆尊巾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爲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爲覆勺也皆元尊二者皆有元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疏)唯君面尊謂君燕臣于尊其恩惠故尊鼻嚮君尊上旅食於西鑮
之南北面兩圜壺(注)旅衆也士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於方也賤無元酒又尊於大侯
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注)爲隸僕人巾車夢侯弁侯之舊者郊特牲曰汁獻泲於酸酒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疏)此爲隸僕以下卑賤之人而獻者此所得獻皆因祭侯爲侯之神故用鬱鬯也設洗於作階東南罍水
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於獲
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注)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爲莫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侯

時而陳於其南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注)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

薰田案以上陳設

羹定射人告具於公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太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注)大史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為有侯故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南面反莫於其所北面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卿二人卿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舉旅酬主人獻大夫工入奏樂凡十二節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

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注)詔告也變兩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士言大夫誤衍耳大射正擯(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注)某卿名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辟(注)命賓者東面南面辟辟以不敢反命(注)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注)又復擯者反命賓出立於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幂者與羞膳者(注)請士可使執君兩鼏之冪及羞於君者方圜壺獻無冪乃命執幂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注)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畧之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注)膳宰請者上執元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而異於君也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注)及至也辟退不敢當盛公升即席(注)以賓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

薰田案以上即位命賓納賓

奏肆夏(注)肆夏樂章名今亡

敖氏繼公曰穆叔聘於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其辟天子之享禮與

賓升白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注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之不於洗北辟正主)主人降洗南西北面(注賓將從降鄉)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注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主人卒洗賓揖乃升(注賓每先升揖之)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注取觚將就席無酌膳)執幂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幂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注反之覆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注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宰胥薦脯醢(注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賓升筵席子設折俎(注席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為射變於燕)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

主人答拜(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樂闋(注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此禮記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亦據啐酒時按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不同者彼謂鄭聘者故卒爵而樂闋此燕已臣子法故啐酒而樂闋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觚少進辭降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注既洗也篚下篚南也)賓坐奠觚於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幂如初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不拜酒遂降奠於篚賓降立於西序東面(注命公命也)主人降立於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

蕙田案以上主人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注言乃者其節異於賓）

蕙田案前賓入之時已奏肆夏故康成云其節異於賓敖繼公云此奏當以東方之縣

主人降自西階作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注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於篚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於作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於篚

蕙田案以上主人自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又案自此以下儀節多與燕禮相為出入

小臣自作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作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適作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

答拜勝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勝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作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勝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作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勝爵者皆退反位注反門右北面位

蕙田案以上勝觶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注正長也

放氏繼公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

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於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於公許者告於公公許

放氏繼公曰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賜也公許擯者又以告賓乃旅也

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

盛氏世佐曰賓初立西序東面既及於筵而東南面立至是始就席禮以漸殺也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復位

蕙田案以上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

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敖氏繼公曰卿有俎大射差重於燕也

盛氏世佐曰案此薦不言其人意亦宰胥也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齊肺興加於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注復西面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作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薦田案以上主人獻諸公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注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則媵爵者奠觶於篚一人待於洗南(注不致者)長致者作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注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注奠於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薦田案以上二人再媵觶於公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注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以旅於西階上如初(注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

薦田案言賜敖氏云文異耳盛世佐云當從

註

又案以上公爲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注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脊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

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蒽田案以上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工謂瞽矇善歌誦詩者也六人太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

敖氏繼公曰大射差重於燕加瑟者二人然則諸侯祭饗歌之天子之制其降殺之數亦可知矣與瑟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前曰瞭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正為長師為衆故僕人之吏長師為佐士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正為長師僕人之吏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内弦

拎越右手相注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略於樂也内弦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後者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禮樂

徒相入注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宮之尊卑此言小樂正從之注從大師也後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畧於樂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六人坐授瑟乃降注相降立於西縣之北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注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存此

乃歌鹿鳴三終注歌鹿鳴者華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與諮事主人洗升實爵

獻工工不興左瑟注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工不興不能備禮左瑟便其右

爵注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

祭注使人相者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

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復位大

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注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於後三人為列也疏下文太師少師始還向東明此降者在西縣之北可知云鼓北者案前列樂縣之時鼓在鑮南今不言古鐘磬之北遥繫鼓而言之者欲取形大又面向東工亦面向東故遥取鼓面也

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管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也立於東縣之中

張氏爾岐曰注立於東縣句可疑愚案燕禮笙入立於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西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蕩在建鼓之間注云蕩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者亦奏之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立於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射位射事未至無可辟也且上文太師等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為西縣之北不知西縣何以單名為鼓竊疑太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即立堂下亦其宜也姑存此疑以質知者

卒管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面北上坐（注不
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
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
盛氏世佐曰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射記三笙一和推之則管
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樂並奏以應之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既管
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
羣工賤又不奏管故也

薦田案以上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注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
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公許
擯者遂爲司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
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
面坐奠於中庭（注奠觶者著其位以
顯其事威儀多也）升東楹之東受命於公西
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注以我安者君意殷勤
欲留之以我故安也）
敖氏繼公曰此中庭者亦阼階前南北之中與燕禮司正之位同以當辟射也
羣臣皆為射而來時猶未射固無嫌於不安而司正乃受命以安之者緣其意
若不敢必君之終行射事然
也受命亦北面與請徹俎同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注奠

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北面
立（注皆所以自貶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
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為君在阼不背之也）

薦田案以上將射立司正安賓察儀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附右巨
指鉤弦（注司射射人也次若今特更衣處帳幄帝為之繩次在洗東南袒左免
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
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疏司射射人大射正司正擯者
其實一
人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方及射事有三耦不釋褎之射有以
樂射共三番射亦畧如鄉射之節自此至左右撫之興反位皆言三耦不釋褎
之射司射納器比耦司射誘射
三耦乃射射已取矢凡四節）

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也
司馬政官主射禮）遂告曰大夫與大
夫士御於大夫（注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為耦也）遂適西階
前東面右顧（疏司射西階前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右顧者以
其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右顧向之）命有司

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適東堂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於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侯(注)中閭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蔑射爵者衆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福承矢器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注)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太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注)中未設也太史俟焉將有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畢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太史許諾遂比三耦(注)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疏)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一侯三耦而已以其燕私屈也若鄉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

弓矢於次(注)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

蕙田案鄭以次中隱蔽不拾其說欠理敖繼公云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弓矢之事文不具耳

又案以上誓太史納射器比三耦

司射入於次搢三挾一个出於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注)搢插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讓也誘猶教也(疏)射人誘射與鄉射同但鄉射往階西取弓矢此則入次取弓矢爲異然此云入次搢三挾一个則已前皆挾乘矢不改鄉射亦然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注)將行也行四矢衆有事於四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卒射北面揖(注)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爲尊東或公或卿大夫位同不別故司射不特尊之此大射辨尊卑尊東唯有天子命卿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西故特尊之不背之也(疏)鄉射南面揖者彼郝氏敬曰卒時北面揖敬君事殊於鄉射揖南面也

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注)改更也不射

音二
而挾矢示有事也遂取扑搢之以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注扑所以撻犯教者也於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疏鄉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乃誘射此則誘射卒始來就位

薦田案以上司射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之待獲析羽為旌疏引天子服不氏為獲者明諸侯亦當然也

薦田案司馬師鄭云正之佐盛世佐云軍司馬之佐軍司馬之職本闕不可知此何以知必為軍司馬佐且經文亦無軍司馬當從鄭負侯者鄭云獲者盛云在天子為射烏氏周禮射鳥氏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諸侯蓋以庶人在官者為之此可以補鄭之闕旌鄭云析羽敖繼公云翿旌盛云三侯之旌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為之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是也敖說偏

帛為之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雜鄭亦混惟盛氏得之

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注作使也

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注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間也

張氏爾岐曰發位並行及升上射皆居左履物南面上射乃在右右物為上也

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堂少右並行注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注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

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於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注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於物間

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
(注)宮為君商為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
(疏)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故云聲和也

薦田案宮字絕句張爾岐以宮趨為句非是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俟(注)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
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
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注)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
反位立於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正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注)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為獵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注)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注)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注)再言獲也獲而未釋獲(注)但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如升射(注)右挾之右手挾弦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

襲反位(注)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
扑倚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

薦田案以上三耦初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注)出出於次也袒時亦適次
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負其侯而弓命取矢(注)揖推之
侯(注)侯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注)此出於下射之南還其
後而降之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注)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楅於中
庭南當洗東肆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於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注)乘四四數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於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注)左右撫分上下射此坐皆北面

薰田案以上設楅取矢第一番射禮竟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於公（注倚扑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諮公卿大夫辯聞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於公諸公卿則降即位而后告（注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於大夫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注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注衆耦士也）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焉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注爲上居羣士之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注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注言未降者見其志在降）

薰田案以上請射於公及比衆耦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注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未訖）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注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當楅楅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注橫弓者西路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不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則下弣前指之）下射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注橫弓者西路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不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則下弣前指之）既拾取矢栝之（注栝猶括也）

薰田案栝郝敬云叩也叩四矢使齊即鄭氏意張爾岐云疑當作捆孟子注捆猶扣椓也若栝則門橛耳監本正誤亦云栝與栝復二字皆誤盛世佐云二字通用盛氏爲長楊氏

脫此一節不知何故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注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宜可也）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注楅南鄉當楅之位也）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入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次中皆襲反位（注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

薑田案以上三耦取矢於楅

又案自司馬正袒決遂以下至此楊氏皆以為第二次射之第一節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於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注北面立於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注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眾則不與（注離猶過也獲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也公則釋獲優君也眾當中鵠而著維當為緷緷綱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注值中一侯則釋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注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算）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興執而俟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注委餘算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興執而俟三侯三耦卒射

薑田案以上三耦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於堂西（注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疏）君待告乃取弓矢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注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注君尊若始焉）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注新之）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於公公許適西階東告於賓（注告當射也）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北一笴東面立（注不敢與君併弩矢幹東面立鄉君也）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注還右環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注笥崔葦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小射正坐奠笥於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於東堂小射正又坐取

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於坫上復位（注既袒乃設拾當以韝襦上）大射正執弓以決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弭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注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親其安危也）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注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搤矢）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注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注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注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注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於堂西反位於階西東面（注階西東面賓降位）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

蕙田案以上君與賓耦射

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

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左右卒射（注司射不言告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無所執）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興共而俟

薛田案以上公卿大夫衆耦再射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

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於楅如初（注司馬司馬正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注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疏公卿皆異束但大夫或與士耦則士矢不乘大夫束之故注特言大夫尊殊之也

鄭氏敬曰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東謂既數衆矢而后進所束之矢於福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注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注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楅）疏據上文則升席當在司馬釋弓之後小臣委矢之前故注言其次第也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

薛田案以上再射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注當飲不勝者射爵）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

於豐上降反位（注弟子其少者也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畧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於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注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俛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注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言執弣無所挾也）司射先反位（注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也）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注不勝之黨無不飲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

郝氏敬曰司射回命其儀不親作與鄉射異

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注右手執觶左手拘弓）不勝者先降（注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退俟於序端（注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為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注此耦謂士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於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注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杜正謂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注侍射賓也以為謂從致爵之禮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賓復酌自飲者爽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爽爵亦所以恥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爽爵）賓坐不祭卒觶降奠於篚階西東面立（注不祭象射爵）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注擯者司正也）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注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與畢為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

匹孤賤也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

蕙田案以上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於尊西北罍在南東肆實一散於罍(注)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

敖氏繼公曰爲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脫一壺字耳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北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畧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

盛氏世佐曰敖說是注以此尊專爲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東北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注又云大侯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可以不與未聞大射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君臣盡志於射乎云南上是亦有元酒矣獻獲者而有元酒以祭侯故重之也

蕙田案此所設尊洗在侯乏之間則必侯時而設恐早設之而妨獲者執旌之往來也與

君之射不射無涉鄭云君不射固非盛說亦未盡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注)近其所爲獻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注)不侯卒爵畧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卒爵今司馬反位在未祭侯之前是畧賤也雖不侯卒爵然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始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注)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脅肺卒射(疏)服不祭侯而後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之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中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

張氏爾岐曰信如注言司馬正並獻二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罍安得有二舉乎司馬正所獻次是服不氏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服不本下士其徒庶人在宮者故可後也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注)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維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謹飲盡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

三步東面（注）北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為侯卒爵 設薦俎立卒爵（注）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注）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于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 卒司馬師受虛爵奠於篚（注）獲者之篚 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少南（注）少南為復射劫葘也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 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觶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注）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去扑者扑不升堂也少南辨中 薦脯醢折俎皆有祭（注）俎與服不同惟祭一為異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注）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 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於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注）為將復射

蕙田案以上獻服不及釋獲者第二番射事

競

司射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於公如初（注）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 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注）曏言拾是言序互言耳 司射先反位（注）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注）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 既言凡繼射命耦者前三耦卒射後大夫降至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於大夫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云云至公即席後賓升階復位還旋而後卿大夫繼射後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既司射所作唯上耦是此文小射正但作三耦拾取矢公以下亦無作拾文故曰不作取矢從初 從初三耦法也 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注）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 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注兼取乘矢不故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注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疏公卿乃上大夫雖取矢在前猶待下大夫反位乃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薦田案以上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於公公許注請奏樂以為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工南北面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樂正西向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間若一者謂其聲之疏數重節

薦田案貍首鄭以為即射義曾孫節劉敞以為即召南之鵲巢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鄭因下文有詒女曾孫之云而貍之言不來也詩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與考工記祭侯之辭義相近故傳會其說未免牽強然劉敞鵲巢之說尤為穿鑿當以為逸詩不必求詩以實之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於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

儀（注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避之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志意所擬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蕙田案以上三射以樂節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蕙田案以上取矢數獲如初

司馬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

蕙田案以上樂射後飲不勝者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注倒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兼矢於弦尚鏃將止變於射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

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注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卿大夫升就席

蕙田案以上樂射後拾取矢如初

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注解猶釋也）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注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蕙田案以上三射射事終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反位（敖氏繼公曰此一舉觶當在未立司正之前乃降於此者為射故也）

蕙田案以上為大夫舉旅酬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
注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遂適西階上北面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
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於門外大夫降復
位注門東北面位疏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揖位庶子
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注降自阼階若親徹也以東夫藏賓諸公卿皆入
門東面北上注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
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注卿命以我安臣於君尚猶踧踖至此乃敢安蓋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蕙田案以上徹俎脫屨安坐

又案以下儀節皆與燕禮相同

主人洗酌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注獻
士用觶士賤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注其他謂衆士
也升不拜受爵
正射人士也以盛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畧其佐疏案
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羃二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羃
文不具辯獻士士既獻者立於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注士既獻易位
者以卿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畢獻薦之畧賤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亦者亦士
尊東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
敖氏繼公曰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奠鄉已受獻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主人執虛爵奠於篚復位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士及旅食

賓降洗升媵觶於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
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
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
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注此觚當作觶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

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於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

蕙田案此篇徧字皆作辯古字同尚書徧於庶頑而出是也徧字傳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又案以上賓舉爵爲士旅酬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注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司射命射唯欲（注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注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

敖氏繼公曰拜拜君命也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仕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唯欲之命也

壹發中三侯皆獲

敖氏繼公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因而崇也唯公則中離維綱揚觶捐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欲射爵之事也

蕙田案以上坐燕時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下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下如獻庶子之禮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庶子以下獻禮終

無算爵（注算數也爵行無次數唯意所歡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席下西）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注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

也並行猶代者明勸惠從尊者來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注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注與其所歡者）唯受於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於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注乃猶而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幂則實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

蕙田案以上無算爵燕禮畢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賜鐘人於門內（注取脯重得君之賜）奏陔（注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脯明雖醉（注從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注必賜鐘人鐘以鐘鼓奏陔夏賜）遂出（注從賓出）公不送（注不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公入（注入者）奏陔夏但此奏陔尚在射所非路寢志禮不忘樂（注公出而言入者於路寢無出入事）

蕙田案敖繼公云入謂降而入於內也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爲奏陔而見之也案公出入奏陔夏但此奏陔尚在射所非路寢益射所之入既已奏陔至入路寢又當奏之經文省耳

又案以上賓出公入

又案此篇於未射之前先行燕禮則與燕禮篇相爲表裏也射之時分爲三次其儀節則與鄉射禮篇相爲表裏也

右儀禮大射儀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五

射禮

儀禮鄉射禮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於五禮屬嘉禮

張氏爾岐曰據注此州長射禮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為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大比興賢能訖而以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注土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疏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為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而記云士鹿中也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矣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注退還射宮省錄射事無

介(注)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畧

薦田案以上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疏)此射於序鄉飲酒之處耳言東上亦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不在庠以其序無室庠有室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得以曲禮席南向北向以東方為上解之衆賓之席繼而西(注)繼連也言繼者甫欲習衆燕未有所殊別(疏)鄉飲酒三賓之席不屬彼興賢能故有殊別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注)阼階東階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疏)左元酒據人設尊北面故以西為左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注)榮屋翼

縣于洗東北西面(注)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注)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注)事未至也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容謂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薦田案以上設席陳器具饌張侯

羹定(注)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謂狗熟可食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注)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注)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揖衆賓(注)羹畢禮宜異主人以賓揖先入(注)以猶與也先入門右西面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注)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注)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注)主人拜賓至此堂

薦田案以上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注)將獻賓也賓降(注)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注)重以主人煩賓也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注)反從降之位

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作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注）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注）進於賓也凡進物曰獻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注）少退猶少辟也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注）復位西階上位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注）薦進賓升席自西方（注）賓升降由下也（疏）以主人在東又於席西拜便故升降由下折以賓祖也主人作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注）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為本下為末尚左手齊之（注）齊當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當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注）挩拭也啐嘗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注）卒盡

薦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酢主人主人降（注）從賓也降立作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注）賓北面盥洗自外來主人自內出南面也主人作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注）反位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注）祭薦俎及酒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適作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于薦東亦啐（注）亦啐酒也啐嘗也不告旨（注）酒已物自席前東南面酢主人（注）酢報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奠爵于序端此擬下獻衆賓也（疏）言如初則一揖一讓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注）序端東序頭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

蕙田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注將酬賓)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注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注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張氏爾岐曰主人先自飲所以為勸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注以將酬已)升不拜洗(注酬禮殺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坐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注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注賓辭辭主人復就酬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注酬酒不舉)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注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徧敬不能並)(疏衆賓無問多少止為一禮也此亦答大夫拜法若答士拜則亦為三拜而已是示徧也衆賓人皆一拜是不徧者自爾來唯與賓拜未與衆賓拜今始拜之故云敬不能並)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乎(疏此雖非賓賢能其衆亦三人在堂上與鄉飲酒數同其堂下衆賓無定數故鄭云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注拜送爵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注既盡)(疏此還據堂上二人者降復賓南東面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殺)(疏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故云薦諸其席謂堂下衆賓無數者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疏此還據堂下無席者故鄭云薦於其位)(疏還據堂下無席者故鄭云薦於其位不云席也)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注不復用)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疏主人之吏亦謂府史以下非屬官也)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

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
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注將進奠觶)賓拜(注拜受觶)舉觶者
進坐奠觶于薦西(注不授賤也)賓辭坐取以興(注若親受然)舉觶者
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云反奠于其所者還
面舉之為旅酬故不奠於薦東也於薦西以其射後賓北
面也)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
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
(注尊東明與賓爻酢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
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
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
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乃薦

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
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注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大夫降洗(注將酢主
人也大夫若衆則辭獻長乃酬尊大夫不敢褻)主人復作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注盥者雖將酌自飲
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
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大夫
復作階揖降(疏為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於西楹南)大夫降立于賓南(注雖尊不奪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人之正禮)

薦田案以上遵入獻酢之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注言少東者
階不欲大東辟射位)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
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授瑟乃
降(注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于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
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笙

入立於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正也疏鄉飲酒禮燕禮作樂四節今不歌不笙不間唯有合樂故云志在射畧於樂也二南是大夫士之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工不興注瞽矇畧也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立西階東北面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注大夫不降尊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注禮殺由便側降注賓不從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

爲有儛佾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作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注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將射也

蕙田案以上合樂樂賓獻工與笙立司正注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二耦使俟事於此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郝氏敬曰凡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番張氏爾岐曰自此下始言射事射凡三番以樂節射此下至乃復求天加于福言三賓主大夫衆賓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耦之射司射誘射于賓命弟子納射器三耦取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二耦射器此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請樂正命奏貍首第一番也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

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注）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附右巨指鉤弦（疏）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為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次之皆是士為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注）言某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疏）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堂西在堂下故矢隨其弓而直堂西廉稜之上也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注）亦倚于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司正為司馬（注）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為沽酒爾今射司正無事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注）事至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注）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旌（疏）矢人注矢幹也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注）北面鄉堂不與工序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注）笴矢幹也（疏）盛氏世佐曰以上三節皆一時事當司射比三耦之時司馬即命張侯倚旌而樂正命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真有先後也

慈田案以上請射納射器比耦張侯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注）猶有更也（疏）更遞取弓矢見威儀也非決拾之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注）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注）搢插也插於帶右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

蕙田案敖氏繼公曰今文豫作序序之文意明白于豫且記亦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序州黨之學也堂即庠鄉學也州屬于鄉黨屬于州則三者之學其大小淺深有差矣鄭謂序乃夏后氏之學故不從今文作序而從古文作豫又破爲榭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即鄉射之事鄭注禮記亦以序爲州黨之學何於此獨爲異說乎當從敖氏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注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不去旌（注以其不獲）誘射（注誘猶教也）將乘矢（注將行也行四矢）執弓不挾（注不挾矢盡）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注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

蕙田案以上三耦就位司射誘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注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注俟待也）

敖氏繼公曰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射者若謂中侯則舉此而言獲然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還左還也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注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注並併也并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

欽定義疏此儀一如誘射但于其行也言左言並于其升也言先言從則以誘射一人射耦二人故也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注不決遂因不射不備）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鈎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揚弓命去侯（注鈎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弣揚簫舉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注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省偃猶仆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注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侯）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注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而后下射拾發以將乘矢（注后後也）獲者坐而獲（注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注宮為君商為臣聲和律呂相生）獲而未釋（注但大言其未釋算及第二番射始設中而釋算）

張氏爾岐曰釋算取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疏乃以宮為大言獲商為小言獲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然

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注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注降下疏此上射下射升與降皆上射為先又上射升降皆在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注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賓揖（注以揖之）

薦田案以上三耦初射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鈎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注揖推之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注侯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

楅（注楅猶幅也所以承笥齊矢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東肆統于尊）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注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纂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疏北括者順射時矢南行也）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注索猶盡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薦田案以上設楅取矢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注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疏射禮三而止第一番直司射與三耦與衆耦俱射釋算第三番兼有作樂爲射節賓主大夫則或射或否）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釋獲者少西降爲反位言賓主大夫衆賓耦射釋獲升飲之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此耦三耦取矢于楅衆耦受弓矢序立乃設中為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射大夫射衆賓射司馬取矢乘矢司射視釋獲者數獲設豐欲不勝者獻獲者獻釋獲者凡十三節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注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于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注作使）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注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衆耦如三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注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禮及衆賓多無數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注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司射乃比衆耦辯（注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偏）

薦田案以上比衆耦繼三耦而立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及位（注及位者俟其袒決遂來）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弭順羽

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注)橫弓者踏弓也郤手由弓下
稟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
疏表弓背也且興者謂以右手順羽之時則興故云且也左還者以左手向外
而西回也東面揖下射取矢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
他如上射(注)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
朱子曰上文東向覆手南踏弓則弦向外身此云西向却手南踏弓則弦向
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與進者相左揖退反位(注)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三耦拾取
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
司于西方而后反位(注)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

薦田案以上三耦拾取矢進退相左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
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注)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

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

薦田案以上衆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
前升請釋獲于賓(注)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
者君子不必也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
者設中遂視之(注)視之當教之(注)釋設中南當楅西序東面與
注鹿中謂射於榭也於庠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與
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與共而俟
注與還北面受算及東面實之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
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注)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
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

委之（注委餘算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敖氏繼公曰此節在於次耦升而將射之時後皆如之言三耦卒射者著繼射之節也

蕙田案以上三耦再射釋獲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

朱子曰後記有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然則士射皆肉袒歟

蕙田案以上賓主人射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注耦於庭不並行尊大夫也）

蕙田案以上大夫與耦射

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注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謂于公與賓（疏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是雖不作猶為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注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俟俟數也敖氏繼公曰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適堂西釋獲者乃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已所有事也不升堂降于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下射也下文放此）

蕙田案以上衆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于賓也言大

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栝 司馬乘矢如初

朱子曰注上握之說未明疑東之之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

敖氏繼公曰上握謂上于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為上栝為下下經云面鏃是也

蕙田案以上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注釋弓去扑射事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注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為其少南就右獲二算為純注純猶全也耦陰陽縮而委之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每委異之注易枝數有餘純則橫於下注又異之也自近為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注奇猶虧也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注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則右算也又移至左算之後東面向之是以云少北於故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注變於右疏右則一純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於左手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禮以變為敬也其餘如右獲注謂所縮所橫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注賢獲勝黨之算也

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注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

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盛氏世佐曰此算獲之法合三耦及衆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下文飲不勝者亦然其間誠有不中而隱匿多中而蒙冒者此正聖人深意所在不可不知蓋古者射以觀德賢不肖分焉爭心所易起也若每耦自分勝負則相形之下難乎其為不勝者矣惟如是則其不勝非一人之咎而其勝也亦非一人之長使不能者知恥而勝者亦無所用其矜焉所以潛消其爭鬬之萌而養其寬厚和平之德也鄉射但以習禮樂非以別賢否故爾若大夫天子試士于射宮中多者得與于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法必與此異而今不可考矣

蕙田案以上數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注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畧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注)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辛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乃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弛又不得執弦

左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疏)相飲者皆北面於西階授者在東飲者在西

朱子曰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相飲之位謂飲之者立于飲者之後

左右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注)先升尊賢也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注)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

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注)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

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

蕙田案以上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注)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為功得獻也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注)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注)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為上為受爵于侯薦之於位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者也為設薦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

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注)為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興適左个中亦如之(注)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者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注)不就之者明其享侯之餘也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

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注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獲者負俟而俟（疏俟第三番射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算也亦辟俎）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注不當其位辟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注辟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射視

薦田案以上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注為將復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搢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搢及楅搢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揩三挾一个搢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搢升堂搢就席

薦田案以上三耦賓主人拾取矢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注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搢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注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疏云大夫西面者為下射故也興反位而后耦（注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搢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其耦北面揩三挾一个（注亦於三耦為之）搢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注大夫不序於下尊也）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

耦以反位

薰田案以上大夫衆賓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注進前也猶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注東面于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遥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疏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士同五節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王九節者四節拾發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尊者先知審故也

敖氏繼公曰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乘矢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鄉大夫與士同

盛氏世佐曰此當以疏說為是敖氏好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為證以愚考之則不然蓋自敖說推之則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間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亦四節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凡也今其先以聽者天子諸侯同為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以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一也而乃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不同是節之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蓋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者以樂節言也所云五正三正二正者以其侯采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何必改先儒已定之說以證己之臆見也又射人所言當屬賓射之禮敖氏乃以大射目之亦非

士同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注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間若一者重節者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

朱子曰據詩但取一發五豝之義耳騶虞則為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國君之仁如之也樂官備者諸儒有以騶為文王之囿虞為主囿之官故立此義而鄭注因之與其詩箋自相違異今姑從之

盛氏世佐曰樂正及大師之位見上遷樂章反位及工南北面位也又案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士無大射大夫以下無燕射而有鄉射射義及射人職所言以樂節射之差皆賓射也故與此異鄉射得歌騶虞者二南為鄉學騶虞篇次在召南內故得用之且大夫士與天子遠無嫌于僭也若諸侯之大射與賓射同大射儀云奏貍首是也以是推之則天子及大夫之大射亦與其賓射同樂可知矣又投壺云命弦者曰請奏貍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也乃奏

貍首者燕禮殺故變而與諸侯之賓射同所謂禮窮則同也然但以騶奏之而不用金石之樂亦其異也鄉射與投壺雖奏騶虞貍首而其節則止于五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

太師不與許諾樂正退反位

蕙田案以上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注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算降者衆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注卒已也）

蕙田案以上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

蕙田案以上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注算獲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蕙田案以上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弛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注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侯堂西進立于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

蕙田案以上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弓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注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注當監旅酬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注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于西階東北面

蕙田案以上射事畢

賓北面坐取爼西之觶興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注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疏取爼西之觶者謂上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者也主人作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少退少逡遁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注旅酬而同階禮殺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注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注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畧于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為主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注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注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疏引鄉飲酒記者欲見主黨不與酬之義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蕙田案以上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注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注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為

蕙田案以上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作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侯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作階上北面大夫降帝席東南面(注侯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注以東授主人侍者)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蕙田案以上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

蕙田案以上說屨升坐

乃羞(注燕設曰具所以案酒)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注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執觶者受觶遂實之實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注長衆賓長)而錯皆不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實賓長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注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辯降復位)長受酬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辯其未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受)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辯此始旅嫌有拜)執觶者皆與旅(注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盛氏世佐曰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注二觶並行則卒受者主人也敖氏以經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其說不同竊謂堂上旅酬皆執觶者酌以送之受者各于其席坐飲故二觶可以並行至于旅在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酌若復二觶並行頗覺其雜揉而無次況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雜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觶也所用之觶無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衆賓

之長堂下賓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隶交錯而辯也其一觶則執觶者以降奠于篚注云執觶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其在斯時與敖謂堂上惟行一觶注謂堂下亦行二觶者未合讀者試以上下經文反復玩味必有能辨之者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注）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無算樂（注）合鄉樂無次數

薦田案以上坐燕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陔（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于門東西面賓不答拜禮有終

薦田案以上賓出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注）拜賜謝恩惠也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注）不見不褻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

薦田案以上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無介（注）勞禮器貶於飲酒也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不殺（注）無俎故也使人速（注）速召賓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注）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莫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無司正（注）使擯者而已不立之賓不與（注）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徵唯所欲（注）徵召也謂所欲請呼也（注）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注）用時見物鄉樂唯欲（注）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在所好

薦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注）不敢使鄉人加尊于大夫也盛氏世佐曰公士鄉人之為命士者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定矣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禮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

使能不宿戒（注）待宿戒而習之盛氏世佐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有才德者為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詢衆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

薦田案以上記賓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敖氏繼公曰用狗者因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同

尊綌幕賓至徹之蒲筵繭布純(注以綌為幕取其堅潔)

薦田案以上記牲與尊幕筵

西序之席北上(注衆賓統于賓)

敖氏繼公曰經言衆賓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衆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此記未詳

張氏爾岐曰堂上自正賓外衆賓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

薦田案以上記西序之席

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

薦田案以上記爵觶之用

薦脯用籩五臡祭半臡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臡長尺二寸(注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臡猶腞也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

薦田案以上記脯醢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腞(注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右體周所貴也)

薦田案以上記俎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尊之於其黨)

薦田案以上記行禮諸節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注尊卑之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

張氏爾岐曰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賓介明其差等也

薦田案敖繼公謂此記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與經違乃記者之誤蓋謂此經所言遵者

大夫之儀指無諸公者而言而其儀亦無異于介不得爲如賓禮也然經不見如賓禮之儀而記互見之正不得以不合經疑之也

又案以上記遵者諸公大夫之差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

敖氏繼公曰但云與立者齒獻蓋與旅皆在其中爻惟位則異

薛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樂正立位

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薛田案鄭注以和爲笙小者敖繼公郝敬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二說不同案爾雅釋樂大笙謂巢小笙謂和既有明文陳暘樂書陳祥道禮書並云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是小笙爲和確有明徵又國語云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云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議從其調利也凡匏竹之器皆取其大小相調竽簫篇管篪皆然則笙與和之相調信矣若敖氏所謂歌詩以和不知升歌之時無笙笙入之時無歌間歌亦一歌一笙無歌笙並作之事若合樂則歌者二人又不止于一和且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則堂下安得有歌者敖說非也

又案以上記笙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注奠于下篚不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記工與笙之獻

立者東面北上注賓黨

蕙田案以上記立者之位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薦于觶南

蕙田案以上記司正薦節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注弟子賓黨之少者也
敖氏繼公曰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以弟子為之者為司射當誘射也誘有教之之意故以少者為之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西

蕙田案以上記三耦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注便其事也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弓矢倚扑處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著並行也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司馬並行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一陽奇陰耦之數也

凡畫者丹質注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于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蕙田案以上記侯

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

郝氏敬曰物長如笴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為跬六尺為步從長半弓不言橫同也其間謂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兩人鼎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

張氏爾岐曰榭鈎楹內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為東西之節注云謂射于庠恐未是

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楝次曰楣前曰屏

薰田案以上記物

命負侯者由其位（注於賤者禮畧）（疏司馬自在己位適命之）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蓋威取弓矢（注尊者宜逸由便也）

盛氏世佐曰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蓋威儀之法有不得由便者惟賓與大夫則否優尊也

薰田案以上記司馬命負侯之位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于庠或于州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八尺曰尋）（疏諸侯卿大夫是大夫詢衆庶射于庠諸侯州長是士春秋習射于瞿）

薰田案以上記適堂西所由

凡挾矢于二指之間橫之（注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為將指）（疏第二指為食指左傳云子公右傳共王闔廬傷將指是也）

薰田案以上記旌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注以不主射故也）

薰田案以上記挾矢之法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注君子取人以漸）

薰田案以上記司射之法司馬之執弓

上射于右（注于右物射）

薰田案以上記三射之序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注兩端為龍首）

薰田案以上記射位

射者有過則撻之（疏司射撻扑是教射法撻犯禮之過者尚書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

薰田案以上記楅

中央為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楅髹赤當洗（注髹赤黑漆也）

薰田案以上記撻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不以無事亂有事）

薑田案以上記堂上衆賓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取之不相因也（疏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已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所誘射之矢禮以變為敬故不相因）

朱子曰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註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疏上射字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

薑田案以上記兼取誘射之矢

賓主人射則司射搢扑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注搢扑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搢其升降主于射（疏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

薑田案以上記司射搢扑升降

鹿中綦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注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

薑田案以上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注不肉袒殊于耦耦少退下大夫也疏發則然）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注尊大夫不使久列于射位）

薑田案以上記大夫立處袒法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注惟此二事釋弓矢則搢扑升降不釋）

薑田案以上記司射釋弓矢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柬于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所以勸人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何以觀其德行者觀其志鵠之取也於閨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蓋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

薑田案以上記鹿中

朱子曰案書傳之文不具蓋曰取菟狩之餘獲陳于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

亦不取也

敖氏繼公曰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為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革梱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勝者言又射不勝者言降文互見也主皮之射又以射與不射示榮辱亦與于禮射者也其相飲之禮有無則未聞

張氏爾岐曰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為確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疏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

鄭田案以上記主皮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臑

注臑若膊骼敲之折以大夫之餘體

疏上賓主人已用肩臂惟有臑及膊骼敲若脊脇骨多鄭具言之欲見科取其一不定以其若無大夫大夫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臑脇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敲若大夫公之黨受罰爵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鄭田案以上記主人飲處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臑

注臑若膊骼敲之折以大夫之餘體

疏上賓主人已用肩臂惟有臑及膊骼敲若脊脇骨多尊卑皆有自臑以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科取其一不定以其若無大夫大夫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臑獲者得臑若大夫二人獲者即得脇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敲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正體故更取餘體也故鄭又言折以大夫之餘體也

鄭田案敖繼公據大射注刪臑字案折謂自臑以下脊脅骨多不須折言臑于肺下者舉所折之例也此特為無大夫言之也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記若云獲者俎脊脅臑折肺文意更順今其文如此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因大夫多而然郝氏敬盛氏世佐並不從敖氏今從之

東方謂之右个

注侯以鄉堂為面也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注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已有肺嫌不別有祭肺故言皆有祭

疏明記旨之意見上嫌無祭肺

鄭田案以上記獲者釋獲者俎實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注明不自尊別也

鄭田案以上記大夫說矢束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注每一翳射歌五終也

鄭田案以上記歌之終數

射無算(注)謂衆賓繼射者衆賓無數也

鄭田案以上記射耦無定數

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注)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于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鄭田案以上記旅及士入節

大夫後出(注)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

鄭田案以上記大夫出節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注)上个最上幅也上幅用布四丈中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注)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射器也正二寸者鵠中之博也(疏)司禮鄉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弓人云鵠射參分其廣而一以爲鵠廣鵠廣一尺則侯中廣三尺侯中側骨之處博二寸故于此處取數焉倍中以爲躬(注)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謂之倍躬以爲左右舌(注)舌者半其出于躬者也用布三丈下舌半上舌(注)上个最上幅也上幅用布四丈中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

鄭田案以上記鄉侯之度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舉以十耦燕正貴全數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一作膚

鄭田案以上記箭籌

楚扑長如笴刊本尺(注)刊其可持處

鄭田案以上記扑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注)退于物一笴不敢與君併也答對也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注)君尊也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賜媵觶于公之禮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

鄭田案以上記君射儀

飲定義疏自此以下數節通燕射大射言之

鄭田案以上記君射儀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絲(注)國中城中也謂燕

言云
射也皮樹獸名以
翳旌獲尚文德也

欽定義疏朱子通解以此條入燕禮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注於竟謂大射也大射于太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周書曰北唐以閭)

於竟則虎中龍旜(注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書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

裁氏經公曰此記言君之中與所獲者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則是其所以異者惟繫于地之遠近不繫于射之大小也若然則固有大射而用虎中翳旌燕射而用虎中龍旜者矣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注兕獸名似牛一角用翿為旌以獲無物也)

疏公侯伯大夫再命子男大夫一命不同故云各公侯之州長一命有旌亦入物中

裁氏經公曰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司常職曰大夫士建物翿旌即白羽與朱羽糅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此直見翿旌而已蓋記者雜也

蕙田案以上記中與獲之等

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也疏天子諸侯燕射皆在國天子賓射亦在國大夫士燕射實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亦不得在國)

蕙田案以上記人臣無國中射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不袒縵襦下于君也)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侍君射袒法

右儀禮鄉射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二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太徐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六

射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

禮記射義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從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注諸猶於也）

呂氏大臨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已而已蓋以仁為已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也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如反求諸已而不怨勝已者知所以中莫不在已非人之罪也至愛無所不用其學故於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反尤諸人蓋不以仁為已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射也得及已之道焉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注何以言其難也）

呂氏大臨曰射之為藝非專心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為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處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它是為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況於射乎居是位也得行是事也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得而可也故射雖一藝也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孟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白虎通義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猛獸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
爲何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
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
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
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
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
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
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
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
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
也

說苑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
中詩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

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

杜佑通典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于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證
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
本在戲敵實寓大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
子之禮無聞諸侯一篇而已誠與今異畧存古制焉
聶氏崇義曰射之所起在于黃帝故易繫黃帝九事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以黃帝臣揮作弓夷牟作矢是弓矢起于此矣
虞書曰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則射侯見于堯舜夏殷
無文至周大備故禮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射賓射燕射之文各張其侯卿射
記曰君國中射注云國中城中謂燕射也于
郊謂大射也于竟謂與鄰國君射即賓射也
陳氏祥道曰古者衍子帶弓蠲生子縣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之也試以
射則射豈君子之所可忽即然則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以明之見於虞書至
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
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
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
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以射
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
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
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多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
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
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
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

蕙田案以上射之大義

周禮地官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二曰參連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曰五射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

李氏呈芬曰周官保氏教國子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絶此注矢之法也曰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于前以送矢所謂綳撐是也或謂矢頭剡處直前注于侯不從高而下即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為尺射者常以脇蔽其胷脊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嗚呼射之道備矣

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蔡氏沈曰言若虞人之射發機既張必往察其矢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

盤庚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蔡氏沈曰射之必于中志若射之必于中

鄧氏鐘曰射法雖多大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知鏃者滿之象也而審蓋精臂力者固之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鏃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之以入扼腕立為入門正心養氣為根本至于射敵又與射的不全射的的貴從容射敵貴神速從容則引弓稍輕而調可以及遠中微神速者非強弓重矢安能殺敵于百步之外哉

戚繼光紀效新書射法篇怒氣開弓息氣放箭量力調弓量弓制矢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有于小射小加于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後手務取水平前手撇後手絶二句射之元機一撇一絶正相應之妙一齊著力使兩臂伸合則箭絶而加于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凡射瞬惡旁引頭歪胸惡前凸背惡後偃此身法也

蕙田案以上總論射法

論語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罰者亦揖讓而升而升飲君子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朱子曰此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

小人之爭矣

詩齊風猗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傳二尺曰正）（箋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疏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長半寸正以絲畫為之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又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有不出正兮據賓射為文也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御亂兮（傳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番每番四矢）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疏乘車必駕四馬因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之大射唯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記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于樂實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唯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

蕙田案此詩前節疏以為賓射後節疏以為

大射鄉射是未嘗確指何禮凡諸儀皆可通用也

又案以上通論諸射儀

周禮春官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注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疏凡此為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皆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為先以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鄭知騶虞采蘋采蘩皆樂名者以其詩為樂章故也云惟貍首在樂記者案樂記云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也案射義亦云貍首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不引之者鄭畧引其一以證耳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貍首曾孫者貍首是篇名曾孫章頭即射義所云是也）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注鄭司農云騶虞聖獸）（疏言凡射節大射實射等同用此為射節）

禮記射義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矣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注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漢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演循潤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蕙田案以上射樂

右射禮通論

周禮春官司几筵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鄭氏鍔曰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詰侯大射

蕙田案此大射之几筵

司服王饗射則鷩冕注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王饗食在廟故服鷩冕大射在西膠虞庠亦服鷩冕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蕙田案此大射之服

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注騶虞樂章名在召南出入之時奏王夏及射奏騶虞之詩為射節召南云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與節疏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王有事則得賢者多故射義云樂官備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注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疏此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

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注射節主歌騶虞疏言射節者謂若射人所云樂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之類則大師為之歌也

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注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車僕大射共三乏（注鄭司農云乏讀為匱乏之乏 疏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

夏官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王射三侯以諸侯為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 疏王大射之時大司馬令之為六耦）

小司馬凡饗射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 疏鄭氏鍔曰射之侯梓人為之司裘共之射人張之其張也必用貍步為法射人主賓射嫌於張大射之侯不貍步也故併言及之大射如此則賓燕之侯可以類推）

李氏嘉會曰貍步一舉則為六尺一弓六尺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者象貍步之弓以定遠近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注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令卒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 疏負侯之人則服不氏也）

鄭氏鍔曰射已侯張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之之過射以中為主王弓已發不告以矢之高下左右則王不知其中否丁氏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祭侯則為位（注祭侯獻服不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

鄭氏鍔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兎受獻則于侯所北面而祭之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

李氏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與太史數射中（注數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佐司馬治射正（注射正射之法儀也）

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注鄭司農云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者中侯者中舉旌以獲）

侯元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

王氏昭禹曰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習獲

鄭氏鍔曰使服不氏贊之者以其力足以服不服故難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也

太僕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 疏此謂大射也案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小臣受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太僕授受其儀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賓射亦當授受可知）

繕人掌詔王射（注告王當射之節 疏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賓賓與王為耦所告之事亦知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

王弓矢之事（注授之受之 疏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之受之之案太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太僕尊太僕贊時此官助贊也）

司弓矢大射共弓矢如數并夾（注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不矢）射烏氏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鄭司農云王射則射烏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鐵箭具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供弓矢并夾）

蕙田案以上大射行禮之節次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鄭氏康成曰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

杜氏佑曰大射以其事大體重故謂之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鄉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亦帥其家臣而爲之

朱子曰射中得爲諸侯否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所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王氏應電曰侯之云者矢之所至以此爲侯故古文作𠂤象矢集于布之形其諸侯與侯侯字則皆從人而諸𠂤聲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爲諸侯然則天子而射又何說焉夫射兵之以近及遠男子所有事取其禦外侮安善良而已虎熊豹獸之猛者春秋書多麋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驅獸除害之意不於此求其義乃妄求之于侯不失之遠哉

蕙田案鄭康成以大射之禮大夫皆得行惟士臣少無所擇不行大射孔穎達賈公彥聶崇義三禮圖陳祥道禮書並同此說或又謂士亦有大射今考大夫之大射周官司裘固有明文若士之大射雖據射人有士射豻侯之文而鄭注以爲賓射非大射也大射之禮

終當以止於大夫爲正

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逸

也逸逸往來次序也 ○箋筵席也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孋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鐘鼓于是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疏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回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文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鷙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鷙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賓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其不失禮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

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設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于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畧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的質也祈求也爵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列祖其非祭與射夫眾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眾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疏傳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蒙于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

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若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實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于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惟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為燕此下說射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六侯既抗者鄉射之初躍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是將射於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為大射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為祭事則此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

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燕衎非實祭也孫毓以謂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飲燕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為長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禮選羣臣為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云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畢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也何者大射于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繩則未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又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鞹方六寸也鞹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

傳二尺曰正同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諸侯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賁飾四寸不足以為明矣孟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言射事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弛弓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于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

朱子曰初筵即初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舉疇舉所奠之疇爵也

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酬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慧田案此詩毛傳以爲燕禮鄭以爲大射禮鄭所據者以第三章有祭祀之事與射義所謂將祭擇士合耳將祭擇士先儒多疑之毛所據者以有燕之事耳然大射及賓射燕射皆有之則毛鄭之說兩通可也朱子集傳於鐘鼓既設句引大射樂人宿懸之文則亦以爲大射矣今從之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爵卷讓見養也

呂氏大臨曰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勝者辭乎飲也君子責已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已曰非病也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惟賢者能之若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此責已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故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輕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利也

右大射

周禮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注）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辨之也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析羽名也獸有貔豻熊虎元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

王言之也一侯若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射作干讀如宜豜宜獄之豜豜也士與士射則以豜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泰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疏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王射之禮者此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客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此射人所掌王射之禮以別諸侯已下之射也肆則習也此經言容儀禮大射鄉射等云乏言容者據唱獲者容身于其中據人而言云乏者矢至此乏極不過據矢而說也案鄉射記云於境則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之禮彼又云唯君有射國中其餘臣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則則臣皆不得在國射若然在朝賓射唯有天子而此云皆與賓射於朝之禮者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己朝不謂於天子之朝行此賓射之禮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尊右先聽多畏者少為差皆留四節以秉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者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引樂記證侯道遠近亦為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

黃氏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

王氏昭禹曰射之法不可以不正射之儀不可以不文先王因其度數而制之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而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發其正皆有多寡之差焉此射之法也又烏有不正哉以是法而治之其效見于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持矢必固揖遜有度畀者不得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得以居後其為儀也又烏有不文哉

易氏祓曰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若賓射則諸侯與王朝而合鄉大夫以為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王氏詳說荊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出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三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也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異其侯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

鄭氏鍔曰大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五采為正此所以不同　又曰諸侯在國賓射則四耦而射二侯熊豹也樂用貍首之詩以會天子為義也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元黃而用三色孤卿大夫自與其賓射則三耦而射一侯麋侯也樂用采蘋以能循法度為貴也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也天子元士在家賓射用二耦而射一侯豜侯也豜大也大能守正以守節事君為義故射豜侯或謂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豜侯之法何也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故於正特言豜侯以有賓射而言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蓋士之位去卿大夫為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蓋士之位去卿大夫為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

孫氏曰自諸侯卿大夫等而下之莫不有別而所歌之詩亦使之各諭其志而安其守然後雍容禮遜之交修乖爭陵犯之不作信可以觀德矣

蕙田案射人所陳鄭孔及易祓鄭鍔王氏詳

說皆以為賓射惟王志長以為大射燕射均同此儀但此經亦無明文姑仍舊說

又案夏官大司馬疏大射用諸侯為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夫為之

夏官小臣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注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疏賓射對大射亦為小也）

春官眡瞭賓射奏其鐘鼓（注擊鼙以奏之其王氏曰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鐘鼓以為之節）登歌太師自奏之

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賓射亦如之

杜氏佑曰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廟或行於廟

聶氏崇義曰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之禮

右賓射

周禮春官樂師燕射帥其屬而奏其鼓樂（注燕射亦大射）

蕙田案大司馬疏燕射三耦用卿大夫以下為之

夏官司弓矢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注言別尊卑然後射以觀德行也疏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朝其行燕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者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升成拜君答拜以若臣盡力致敬于君君施惠以報之也）

蕙田案此經文只舉諸侯而疏內却兼言天子本有燕射之禮經特舉一以見其餘耳

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注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樂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

蒽田案鄭以此曾孫之詩爲貍首貍首大射所歌但詩中並無貍首字則亦臆揣耳疏又云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脫屨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止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然則燕射之儀已見燕禮王昭禹謂此詩乃燕射所歌以詩中明有以燕以射也今故採入

杜氏佑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

右燕射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和謂有德容謂有儀容主皮射而中蓋庶人惟張皮射之也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興舞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

章氏俊卿曰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亦欲官備于天子也

何氏曰物猶事也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賓而合其民于鄉射詢問于衆而求其人以備養而待舉也

黃氏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內容中不驕不中不懾也

易氏祓曰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為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鄉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為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為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向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為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于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見于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考矣

陳氏祥道曰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有主皮之射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為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不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於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以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鄭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識之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蕙田案主皮為庶人之射陳氏疏解已明故不另列

王氏應電曰賢能者既獻于王以為公朝之臣其凡閭之吏與府史胥徒大比黜陟之後將何所取哉于是鄉老復以射詢衆庶和者愷悌温良此立人之本容者容止可觀如漢選舞者以形容魁梧也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容體比于禮興舞者節奏比于樂

王氏志長曰賈氏以為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容即孝也三物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惟問和六行惟問容六藝惟問射禮樂蓋員賢于王未能盡備故畧舉五者問之六德其大者故問其卒六行其小者故問其先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射則男子所有事故特言之其說附會後鄭辨矣然嫌于太鑿其容何以為孝謂善為孝者必合于禮之容儀其說支離無根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古之用人欲加之任使必以射觀其器能虞書所謂侯以明之下文五者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其人氣質暴戾容止傾邪必不能盡五射之美故先觀其和次觀其容主皮中而貫革巧力全也和容者容體比于禮興舞者節奏比于樂以此五者觀其人于是鄉遂之官與夫百官府之羣吏靡不有守有為可以輔成君子之治而非庸夫墮政之人矣

蕙田案五物之解先鄭為得明齋平仲諸說

又案儀禮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五物又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漢甘露石渠議曰鄉射合樂大射否何也韋元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固有樂矣時以爲然

鄉師黨共射器注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于此黨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疏知序州黨之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皆名為序若鄉則上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禮會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

鄭氏鍔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用于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攻守之時其事為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為文秋陰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為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

王氏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之志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學凡以觀德行而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其賢否也

王氏應電曰案正月之吉春秋祭社讀法考行凡三春秋禮射凡二此州長教民之事也

蒐田案鄉射禮注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疏云射于序鄉飲酒在庠以其序無室庠有室

又案鄉大夫之鄉射主于興賢三年而一行州長之鄉射主于習儀每歲而一行其儀節之詳雖不可得知然儀禮具存亦可以例推也觀鄭注周禮而引大夫之事爲證則其儀固通于上下矣

禮記射義古者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注言別老稱然後射以觀德行疏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注矍相地名也種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注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疏此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益勵有存者注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以在此賓位也疏射至于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至于將射轉司正爲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延射者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延觀者及欲射之人又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揔于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揔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酬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揔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頗序點簡而轉詳

陸氏德明曰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者不問

此衆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

呂氏大臨曰夫子温良恭讓其在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故叟相之事疑不出于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固優爲之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　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有負於世非賢能者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爲所後斬衰爲其父母期舍其親而爲人後非人子之所欲特以大宗無後族人以支子後之跪于大宗族人之命不得已也有所利之而與求焉是與爲人後者見利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幼壯孝弟耆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德有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有成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也衆之所會聚簡別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猶言文不在茲乎蓋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言也

朱子曰鄭注陸音者不二字文義不通家語兩處並無不字亦非是當從呂說爲長云

蕙田案矍相之射先行鄉飲酒則爲大夫之

鄉射無疑正義釋經文既云此記所陳惟約
鄉射禮其申鄭義又云此射謂賓射故鄭註
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葢射雖有賓與鄉
之分而坐燕之儀則同故耳鄭注周禮鄉大
夫鄉射引此文則知此爲鄉射矣

論語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
之意如此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
革葢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右鄉射

淮陰吳玉搢校字